



近年来,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推进工业集聚区污水治理,严格入河排污口监管。图为沅江泸溪段。新华社发(陈振海摄)

入河入海排污口一头连着江河湖海,一头连着生产生活,是打通岸上和水里、陆地和海洋的关键环节,也是污染物进入水环境的最后一道关口。加强和规范排污口的监督管理,对改善水生态环境质量,保护和建设美丽河湖、美丽海湾具有重要作用。

## 加强排污口监管,把好“最后一关”

◎本报记者 李禾

继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于加强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》(以下简称《实施意见》)后,生态环境部、水利部又于近日联合印发了《关于贯彻落实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〉的通知》(以下简称

《通知》),对《实施意见》提出的重点任务进行细化分解,明确了时间节点和具体要求。入河入海排污口一头连着江河湖海,一头连着生产生活,是打通岸上和水里、陆地和海洋的关键环节,也是污染物进入水环境的最后一道关口。加强和规范排污口的监督管理,对改善水生态环境质量,保护和建设美丽河湖、美丽海湾具有重要作用。

### 入河入海排污口是重要环保节点

水污染治理涉及环保、水利、工商等多个部门,在治理水污染时,各个部门往往难以协调一致。加之排污管道多处于地下,隐蔽性较强,部分地区管网现状不清,导致排污口排放责任很难上溯。近5年来,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通报的私设暗管、借道排污案例高达100余例,涉及工业企业、小区、养殖场等,部分排污单位甚至通过更改偷排渠道等方式躲避监管。

入河入海排污口是流域、海域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节点。“过去,污染源治理与环境保护目标存在分割现象。”生态环境部淮河流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副局长程绪水表示,这主要是因为限制排污总量是针对水功能区而言的,并没有分配到具体的入河排污口,没有与排污单位相对应。同时,部分工作推进得还不够深入,没有系统建立起“污染源、入河排污口和断面水质”之间的关系。

以入河入海排污口为抓手进行水污染治理,打通了水、岸两边,有利于实现水环境保护和污染源治理的统一监管。程绪水说,通过建立污染源—排污通道—排污口和受纳水体之间的关系,可依据水质目标对岸上污染源进行精准治理。这种水污染治理方式助推了我国地表水环境质量的持续改善。据生态环境部公布的2022年全国地表水环境质量状况,在3641个国家地表水考核断面中,水质优良(I—III类)断面比例为87.9%,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。2022年,长江、黄河、珠江、松花江、淮河、海河、辽河等七大流域及西北诸河、西南诸河和浙闽片河流,水质优良(I—III类)断面比例为90.2%,同比上升3.2个百分点。其中,浙闽片河流、长江流域、西南诸河、西北诸河和珠江流域水质为优。

### 科技在排污口监管中发挥作用

在生态环境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的一个大房间里,陈列着各式无人机、无人船、管道机器人、高光谱水质在线检测仪、手持激光雷达、探地雷达等高科技设备,这些都是入河入海排污口排查工作中的“功臣”。

《通知》要求,各省组织开展排污口排查、监测、溯源、整治及监管等各项工作。在全面“查、测、溯、治、管”的过程中,科技发挥了巨大作用,助推各地水生态环境质量提升。

### 云南德宏州建基因库、培育小种群、重点监测……

## 当好野生动植物“监护人”,让珍稀物种频频露脸

◎本报记者 赵汉斌

前不久,有媒体摄影师在云南省德宏州拍摄到大批花头鸚鵡同框的场景。“根据拍摄到的影像,能确定花头鸚鵡的数量超过100只。”我国著名鸟类学家、中山大学生态学院教授刘阳表示,此次拍摄到数量如此之多的花头鸚鵡,打破了国内的观测纪录。花头鸚鵡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,在我国主要分布于云南、广东、广西,不过,近百年的时间里它在这些区域都不见踪迹,学术界甚至一度认为它在国内已经消失。直至2015年4月,有生态摄影师在德宏州盈江县平原镇观测到7只该物种,并拍摄到其野外繁殖行为后,花头鸚鵡才

再次被证实在我国境内有分布。德宏州素有“中国亚马逊”“中国鸚鵡湾”等美誉。德宏州林草局局长杨正华介绍,全州记录有高等植物6053种,脊椎动物1000种,其中鸟类有720余种,占全国的50%左右,在中国分布的5种犀鸟只有在德宏州才能全部见到。据悉,德宏州委、州政府历来高度重视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。党的十八大以来,德宏州坚定地扛起生物多样性保护责任,描绘出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画卷。

### 推进动植物监测和保护工作

杨正华表示,这些年,德宏州加强科研和技术创新,推进野生动植物监测和保护工作。

在保护和研究的进程中,德宏州相关部门着手重点物种监测,成功回收保护区“秘境之眼”红外相机照片及视频22万余份,通过这些资料共监测到79种野生动植物,其中有国家一级重点保

比如厦门各区均建立了入海排污口“监测管家”,引入无人船、管道机器人、内窥镜检测系统等高科技设备,做到“应查尽查”,形成问题清单。累计完成排查面积416.64平方公里,排查管网长度约22183公里,发现问题41.75万个,绘制各区入海排污口整治“一张图”,实现了污染物全方位溯源。北京市生态环境局科技与国际合作处处长长明登说,北京以入河排污口监管为突破口,构建了“源—口—环境”三位一体的水生态环境精细化管控体系;研发水生态“智

慧化监测”方法和装备并开展试点,为长期定点位水生态和生境监测提供技术支持;建立了基于全光谱的水质自动监测技术体系,研发水质自动监测“云质控”技术,以及基于全光谱的指纹图谱溯源等技术。生态环境部海河流域北海海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局长范兰池说,海河北海局在监管中,将卫星遥感、无人机航测、现场调查取得的省界缓冲区等重点区域入河排污口成果,及时共享给各省,通过问题反馈及督导机制与省级生态环境部门形成良好互动。

### 因地制宜实施创新性治理措施

在入河入海排污口治理上,各地根据自身情况,因地制宜地实施创新性措施。据福建省厦门市公布的资料,厦门强化组织领导,市委书记亲自挂帅包案重点排污口整治,市政府成立入海排污口排查整治工作领导小组,会同污水处理设施高质量高标准建设指挥部一体推进,保障入海排污口整治和污水处理能力提升等工作见成效。2020年以来,厦门共生成并实施各类入海排污口整治项目322个,共投入92.59亿元,其中在溯源排查上投入5.36亿元,在修复、改造、新建管网上投入80.6亿元,保障了从末端截污到源头治污的全过程优化提升。目前,厦门的入海排污口整治已基本完成。

河北省唐山市按照“全程关注整治,坚持立行立改”原则,对交办的2250个排污口逐一梳理,明确了1802个需要纳入后续监测整治范围的排污口,选取具有代表性的1551个排污口全面开展监测工作,通过全覆盖、全要素监测,明确污水排放状况和整治工作重点。先后组织专家300余人次,奔赴田间地头、企业工厂,全流程了解排污口实际情况,针对不同类型入海排污口,采取差异化整治措施。如对

工业企业类排污口,采取深度处理、强化初期雨水收集处理等措施督促工业企业实现达标排放;对城镇及农村居民生活污水类排污口,采取新建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、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、修复老旧破损管网等方法。

山东省生态环境厅总工程师赵辉说,山东坚持陆海统筹、河海联动,在入河入海排污口治理方面采取创新措施,加强入海河流总氮控制和入海排污口整治,全省近岸海域优良水质比例稳定在90%左右。在入海河流总氮治理方面,山东组织开展了为期4个月的入海河流总氮治理省市联合行动,累计巡河15000多公里,排查出入海河流总氮污染问题2469个,目前已完成90%的问题整改。

据统计,2022年,山东全省入河排污口整治完成率超过90%,其中黄河流域完成率95%;入海排污口已整治完成99.8%,提前超额完成80%的年度整治目标任务。

赵辉说,山东将有效管控入河入海污染物排放,实现“受纳水体—排污口—排污通道—排污单位”全链条管理,推动流域海域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。

### 绿色视界

### 濒危物种黑叶猴“添丁”

◎本报记者 叶青 通讯员 邓泳怡

2月11日,在长隆野生动物世界,一只黑叶猴幼仔成了当天耀眼的小“明星”。只见一身金色毛发的黑叶猴幼仔躲在妈妈怀中,黑黑的眼珠不时看向四周,灰褐色的长尾巴一甩一甩,古灵精怪的模样赢得了广大游客们的喜爱。

这只名叫“三年”的雄性黑叶猴幼仔于2022年12月9日出生,它的出生是长隆野生动物世界在珍稀动物保护方面取得的新进展。据了解,长隆为“三年”的母亲“笑笑”特别定制了食谱,以保证“笑笑”有足够的奶水喂养幼仔。目前,“三年”以母乳为主食,身体发育情况良好。据保育员介绍,黑叶猴一般喜欢吃新鲜的桑叶、嫩紫荆叶、山指甲、大红花和一些时令青菜等。“笑笑”产仔后,保育员结合它的身体情况定制了专属食谱,增加了安素和少量的苹果、猕猴桃等,保证其有足够的营养摄取。

黑叶猴是我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,名列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。目前在我国,黑叶猴主要分布于贵州、广西以及重庆等地区,野生种群数量在1700只左右,世界范围内野生种群数量仅2000只左右。通过多年的保育技术经验积累和科研攻关,长隆灵长类研究中心已经掌握了包括长鼻猴、猩猩、川金丝猴等多种珍稀灵长类动物的繁育以及人工育幼技术。目前,长隆野生动物世界共有58种灵长类动物,是全球范围内拥有物种最多的灵长类保育基地。



黑叶猴幼仔“三年”

长隆野生动物世界供图

### 环保时空

### 新竹又生缙云山

◎新华社记者 周文冲

岩缝、焦土、被砍断的枯竹丛中,钻出了新生的竹枝。这是去年夏天重庆山火过后,今春缙云山上长出的第一茬新竹。

2022年8月21日晚,重庆市北碚区歇马街道虎头村凹儿坪发生山林火情,山火连续烧了5个晚上。森林消防员、武警等专业救援力量以及党员干部、市民自发组成的志愿者队伍同心协力,遏制住蔓延的火势,保住了缙云山的大片森林。

冬去春来,这片森林的创伤仍未完全愈合。但新生的植物已破土而出。

“大自然自我修复的能力远比我们想象的强大。”随记者一同上山的志愿者孙智说,2022年10月初他第一次回到山火后的缙云山,地上就冒出很多新芽。2023年春天,山上的竹子长得很快,又生出不少新枝条。

在上山路上,记者看到,一株株新竹从烧焦的竹根缝中长出,有的已有一人多高,枝头低垂,挂上了细竹叶。地上遍布蕨类植物,蕴藏着生机。溪谷对面,曾被隔离在山火外的一棵大树郁郁葱葱。

这次上山,孙智和十几名志愿者带着锄头、十字镐等工具,修理山火中受损的登山步道。山火被扑灭以来,不时有志愿者上山捡拾垃圾、整修步道,还有不少重庆市民申请上山植树,帮忙清运枯枝。重庆市林业局等部门一直在着手开展灾后的林区生态修复,通过自然修复和适度人工干预恢复山林。

下山路上,记者遇到了正在缙云山脚自家柑橘林中除草的农民李俊成。山火隔离带和几十年前栽种的防火树种,保住了这片柑橘林。李俊成说,火烧得最凶的那几天,全村人几乎都上山砍隔离带;明火被扑灭后,他的儿子和两个孙子又连续半个月晚上上山巡护,防止山火复燃。现在,村民们的付出得到了回报,扎根在缙云山的竹林开始恢复了。

69岁的李俊成说,他从小看着这片山、这些树长大,看着翠竹成林。村里正计划给各家发树苗,组织村民上山种树,争取尽快恢复缙云山的原有生态。“只要大家一起努力,缙云山的风景会越来越美。”



视觉中国供图



一群花头鸚鵡在空中翱翔 孙冬军摄